圍爐詩話

圍爐詩話卷之三

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頌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衛宣姚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詞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即宋元人所選亦不定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神意而唐詩因以大

晦矣呂蔡文多收其詞應制詩文初無高雅典正之說錢口口謂其人介于兩間不可截然劃斷是矣獨宋詞源蓋歷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體況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為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伯可諸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之語豈可謂為兩宋詞體耶詩乃心聲亦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華典重哉姑以求之問過佳人則有如女兒斷然此髮侍兒桃葉路逢人徐安貞聞箏則有曲成心[illegible]詞試欲

淵懿道憐玉指冷銀釭承閘聽未闋不如低去夢中看

杜審言春日有懷則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

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

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是梅又應制

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曲宮詩迎禧流利郭

元振寄劉校書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

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淋漓巴湖山寺詩閒適自賞又

有云纔殿流鶯几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頲扈從郭

杜間詩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

律不多而淸新穎脫之句已有如此使如中聯之多則何如耶大酺歷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雪山一一箏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作仗鼓撾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詩亦用沈宋應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吾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其範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局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而說一體詩既皆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初大沉雄亦然詎作然

有坐將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勃有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郤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也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然嘉隆盛時只走一路學成窠臼生硬套子不

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爲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風正雅也大歷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宏嘉人嚴擯大歷開成識見高于聖人矣

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小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即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語有含蓄却是唐詩

宋人乃曰倒景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嘗過夏
此與岐薛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欽目欲眠
未穩奈如何秋蕭更殘風雨多几向夜窗遥檻望幾叢
疑斷碧烟離亂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
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調得有進步名傳一人之鐘
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尚于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
乃發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欲使機格少落
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非以為病

必受盛唐之藏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爲質文務不可以常春轉而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而爲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借人有少壯老未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將桃野栽和根掘野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乎淺波綺者亦不足觀至如落花之詩閑客說去小園花亂飛亦更風雨葬西施節使筵中之淚外刀光亦從宮牡丹起何之邀勒東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誰始爲春風

貴妓人之劍截髯中一寸光芒命齊姊侍貴家妝夫誰憐舞掌輕弓李義山之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憐姿之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然可貴如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踏滿無下足處大歷人不得不鑿山開道別成人抑又甚焉若北宋而可爲盛唐苻柳溫李之倫其才識豈無及宏諸者而絕無一人識法者懼也

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于下僚以初盛視宏嘉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宏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所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立中陰受其害祇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宏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illegible]

八股毛學之者又做其皮毛界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宏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于明瑞草同于竹蔴葦叢乎此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錢自謂能辨唐明惟嫌為 為才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鬪㺚五十年來視唐明之善者如野花花而亂墜之詩間于大機不然不為能辨唐明也

劉長卿云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獨戍子意獨戍為是有戍卒處城泊船也及讀地志其

地有獨樹曰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

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詞是黃沙直上白雲間坊本作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且河豈可言在上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証而擬改之

楊升菴謂蘇州西澗詩是獨憐幽草澗邊行行與憐相應似勝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只言賈誼而已逐何見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反言以見意也宋人譏其爲順從以諂何爲死句矣呵呵

用古能道意迹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有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是用古迹事者也楊巨源贈張將軍云知發登進歸衛上肯令王翦在頻陽是用古迹意者也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檄小稱在王粲登樓與不除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遊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閑宏辭門徑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門見新月即便下

堦拜郎便有一字可去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

石頭上四字可去

盛唐不巧大歷以後力薄不及前人欲避陳腐太甚之

病漸入于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屣經殘[illegible]杜甫丹云豹

爲亦陽闓而開巧矣柳子厚之驚風亂颭芙蓉水樹綠

將來雲似撥更著色相姚合送使新羅者云玉節在船

淸海怪則更險怪爲避陳腐太不惜也如右丞之明

月松間照淸泉石上流極是天眞大雅後人學之則爲

小兒語也

韻語陽秋云汗漫汎濫等字不可趁韻泥平仄而倒用之余謂芊芊悠悠等字亦不可獨用一字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蟠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及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托足無地也余謂看唐詩常須作此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遇林泉人物以為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賈叔向之遊賈珍亦賈事凄涼去日兒童皆年親友唐彥謙之淚隨紅蠟腸比朱絲梅向好風柳困微雨亦當慎之

唐詩情深詞婉故行久久吟思貴知其意者若如未瑞有花同寸不識

右丞送人云不行無可發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兒弱依依向四鄰當盡三百篇中與黎我比美其同秋風正爾索客散孤燈門十字抵一篇別賦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

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改爲人面祇今何處在以有今字則前後交付明白並字不惜也皆有好批人詩病者卻某句出于前人某句亦未必然余曾有試燈詩云雲月梅花三白夜酒燈人面一紅時今讀崔護詩乃知古人受誣者多矣前人詩句甚多後人自當有相同者那能預慮但作者㡬絕三偷惟求自適吾意偶同勿論也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

自別離都怨訴餉後山憶往事而怨懟亦然文山正
而詩出側而其道果然

詩之似雕琢也有故意多言少煉多就少似乎雕琢雕
琢非詩也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僧齊己見蘇州仿
韋體作數詩以投之韋大不悅其所作乃擬韋當日
人人自有能事何得苟同老夫耶樂天義山詩體絕異
樂天見義山詩愛重之極謂曰吾死後當為爾子故義
山名其子曰白老宏嘉貴人莫不收拾同調互相標榜

李杜不求而具後生以新巧爲纖悉唐人務實明人務
名子瞻所謂舉兒自相名字者也
詩思太甚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瞻消息其間良難
古人詠史但敘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
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息嬀詩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赤壁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
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用意隱然
最爲得體以嬀廟時稱爲桃花夫人廟故詩用露桃

赤壁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曰此戰係社稷存亡只恐捉了二喬措大不識好惡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

張又新贈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夢用襄王神女事也剛閣鼓吹譏之曰不眠安得成夢此亦淺處何以不見耶

杜悰以西川節度移淮南溫飛卿過其林亭云卓氏壚前金綫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分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杜氏貽之千緡使明人作此斷非排律幾十韻則七律四首說盡道德文章功業名位必不作此一

絕句又如此興淺近許杜氏亦必以爲輕已風俗已成
員可如何也應酬詩不做爲善不得已做之慎勿留稿
入集
貞觀之詩未脫齊梁後雖有陳子昂復古尚未易俗其
詩傷于亞澀故唐詩絕句前十四卷不能起人意
絕句詩不可不似莊感物云宿將降賊盡儒生獨全哉
刺許遠失賢究故
宋明粗醜物倂于今者多過砂礫唐人好詩都不倂如
射雕匡義行滿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奘人跡

歌云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塞上云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不得全稱

應制詩右丞勝于諸公

張籍辭李師道辟命詩若無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一語即從直無情求子識之是謂道理非說詩也

元微之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調有鐵已前極下之聲須以管色定絃也　李遠聽寫御容若日初分隆準山河秀作點頭臨日月明豈淡光八彩眼也　王建琵琶云用力獨彈金殿響鳳凰飛出四條絃

用力謂擬經技入寸也府詩例有本領則此三詩見之

范傳道見題壁句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謂是子瞻作子瞻不敢當曰此乃唐人得意語子瞻可謂大雅君子矣老溪漁隱衍爲七言曰話盡春愁雙燕了喚回午夢一黃鸝則不貴矣可見七言難于五言後人不及前人

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有富貴氣象者正是宋人死句唐人則曰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

問曰如先生言詩既不用聲色耶答曰非也古人最惡著色著色即是醜態而聲調已不可不論詩豈能盡絕聲色乎尤所重者在意耳有意則有聲色如紅稻啄餘鸚鵡粒亦善無聲色如杖藜歎世者誰子亦善無意總不善

沈雲卿龍池篇後人以爲初唐之冠冕者也國秀集才調集却不收可知唐人眼光因別嫌死句也

唐詩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明詩有語無意反不能測

陳陶隴西行云五千貂錦喪胡塵必爲李陵事而作漢武欲使匈奴兵毋得專向貳師故令陵旁撓之一念之動殺五千人陶識判此事而但言閨情唐詩所以深厚也余于明末邊事感慨殊多若如宋張舜民之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如波波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靈州岸上千條柳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長別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以此指詞意既不欲如隴西行之指詞誰其諒之同于不作詩不如如何而可以作詩也

薛能云淺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二語在唐為最下落節語在宋為常談在明為有意之語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于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義山思路既自深奧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高棅以為隱僻又以為屬對精切陸游設謂無題為豔情楊孟載亦以豔情目之能不使義山

失矣九原乎淺見寡聞難與道也

詩家之名最爲誤人牧之項王廟詩求報及又宋祠詩陽揆晉坑亦然唐司空圖云詩須有味外味此言得之建除藥石等詩兒童所爲也

其文見意又有如樂天挽微之云銘旌官亦威儀盛鼓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極其鋪張而無哀惜之意白傅自作墓誌但言與劉夢得爲詩友不及于元則二人之隙末故詩如是也

唐小說所載繼于鄴紛對水街紅葉秋色晚長江宋人

不能道也

陳去非云唐人苦吟故造語奇且工但韻格不高倘能取唐人詩而綴入少陵繩墨中速肖之術也詩必先道次尚次韻次非之說倒矣

劉禹錫詠鶴云徐引竹間步遙含雲外情脫盡粘滯

唐詩措詞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妙不知其意而藏于其詞亦覺好如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之青雀西飛白雪竟陵讀之亦甚樂也

楊誠齋謂杜詩對段甕發遐不能七字有三意余謂搖

山之日來添有醉愁與醉無醒五字中有三惑
說絕句詩至姚山爲一一厄蒸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
意之深猶是賦家氣習也詩人大抵言過其實如子瞻
所言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人秘與論此自所作
詩不負其言者有幾兇範反是所說不逮所作詩何無
定體倘能移境境亦能移情梁文敏公驟卒于京師門
下士皆辭館去余偶補右丞秋風正勁索客散流愴門
不勝悲感此是送別然移作哀挽尤妙
賀黃公曰唐人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今

讀其送田少府貶括蒼贈別晉三處士九日酬顏少府崔司錄宅宴大理李卿諸詩豁達磊落擺脫以纖瑣媚之態

又曰盛唐諸家雖深淺濃淡奇正疏密不同咸有昌明之象惟常建詩如入黔蜀棧閣目舉足皆危崖深箐其間幽泉怪石非中州所有而陰森之氣逼人其高山臨大澤篇與長吉無異此唐風之始變也

又曰詩求可喜必先去可厭如常建之語峯拔一　挑坐竟不穩不穩則不雅

又曰疎率自任元次山之本趣也然有過于輕機者亦
季友詩羈塊有筋骨但亦務爽者以見長如鶴鼠班夜
無知我厨廩貧宛然閬仙又有日月不能老化膓枯節
骨僻澁太甚必涉鄙俚不逮賈孟也
又曰詩有一意遥快畧不含蓄而不害其爲佳作者沈
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夭殤苦見霜髮白孟之
爲長心易憂早孤苦常傷語皆入妙但誠其詞樸羽徵
角調無宮商之音
又曰劉長卿絕何不減盛唐人次則排律此體初盛爲

工而元和以還率湊並複可厭惟隨州乃能接武前賢至七言律之妙有勝于盛唐人者設機以泄其功倍矣抱甕者不肯爲耳

又曰長卿開元至德間人編詩者列之中唐故其集有古調有新聲盛唐人無不高渾隨州五言律詩始收斂氣力歸于自然首尾一氣宛如面語其後遂流于張籍一派益趨流走境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故無復高足闊步包括宇宙綜覽人物之意益溺陶詩功有語與意近機圓體輕者然不佻不纖隨州乃作俑

矣

又曰詩忌意隨言盡錢起登覆釜山遇道人第二篇南溪春耕詩其結處輒窮可謂水窮雲起

又曰郎士元詩不能高而有設言微小之妙淡語中有腴味如亂流江渡淺遠色海山微河來宿霧出山遠與沙平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飛殘風枝動驚燈雪屋明蕭寂而不入苦寒

又曰高仲武謂李嘉祐綺靡婉麗涉于齊梁由未見後來溫李耳

又曰貞元以前人詩多樸直韓翃有名于大曆詩乃修詞逞態有風流自賞之意

又曰韋蘇州氷玉之姿蕙蘭之質粹如藹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餘

又曰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近有道之言宋人以韋柳並稱然韋不造作而柳極鍛煉也

又曰盧綸詩以真而入妙　秦系工于寫景故能近人二皇甫殊勝二包取境不遠而神幽韻潔有涼月疎風殘蟬新雁之致　李端過于平熟時作一態新聲可

甚　耿湋辭傷荒寂之景故鍾譏所表章皆悲　劉況有氣骨七言長篇粗硬中雜鄙語有高調非雅音而與婦詞雖繁絃促節能使行雲不流庭花翻落公子行如見紈袴之態

又曰中唐多佳句其不及盛唐者氣力減耳雅淡則不能高渾沉鬱則不能雄奇清新則不能深厚至貞元以後苦爽放誕纖靡之音作矣惟李益風氣不墜

又曰讀于鵠詩惟恨其少

又曰詩有美不勝收而品居中下者亦有一言無可取

而不得不衆爲勝流者以聿度言也知此可與定詩州士謂之詩矣貞元後集中有好詩易無惡詩難於詩求一惡字不可得

又曰于頔官襄陽頗酷虐李涉工詩以逢人惟說峴山碑爲諷如是足矣若歐陽公于晏元獻不免譏刺

又曰呂溫不及錢劉而氣亦勁而蒼厚其孟冬蒲州關河亭作云雪霜自此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其人可知

又曰大歷以還詩尚自然子厚始振厲篇琢句雕起

頹靡而蕩瑕瀾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務毀刻神峻味冽後亦漸近溫厚如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鳴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不意王孟外復有此詩

又曰宋人詩法以韋柳為一體更有要樂出即構思精嚴發出手少易學韋易以藏拙學柳不能發拉東坡有云外枯而中腴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足以當之中外皆枯亦何足道哉自是至言

又曰劉夢得五言古詩多學南北朝近體多雜古調五古是其勝場可喜處多在新聲變調尖警不含蓄者七言大致多可觀

又曰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蘇時作主客以後始同路縱與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颯之音七律雖有好言亦多熟調名宿猶爾可不慎歟送李侍郎自河南尹拜除本官贈令狐相公鎮太原等詩或切其地或切其人或切其事與景入而皆銖

又曰王弇州謂盧仝月蝕詩是病熱人譫語前則任華

後則此名皆乞兒唱長短歌擲酒食者余甚快之但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却是勝流語

又曰貞元元和間詩道始雜各立門戶亦取野最爲高深渾厚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艸心報得三春暉與是六經鼓吹

又曰李賀骨勁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渺亦有氣格奇不入誕麗不入纖雖與溫李並稱西崑溫李纖麗而長于近體七言古效長吉余不得神識公此言尚識過人遠矣

又曰品藻以張王並列極當張籍爲袁姚之首有婉

弦玉指之態仲初妙在不合者有曉鏡破角之音人但言仲初宮詞如食熊而取腦也司業律不佳排律尤劣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陋矣

又曰白詩不高論詩都高微之少陵墓誌敘詩與樂天書樂天與元九書深得六義之解　白負淵綸之才樂府雜律詩極多可觀而受病有二一務多一強學少陵率爾下筆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選白詩貧無精識喜恬淡則兼收鄙俚尚氣格則非倒風深

又曰詩至元白又一大變矣兩人雖並稱而却有不同

遐語之工自不如元波瀾之濶元不如白白于蒼莽中時存古調元精工處亦雜新聲　微之自是輕艷之才排律動數十韻雖有務何率湊亦名惟樂府多佳作

又曰秦紳以歌行自負樂天亦稱之今不可見惟留遺昔遊集耳其詩頗有體格少以概殿詩爲呂淵所賞二絕盛傳呂之賞鑒不謬沈下賢集不傳宋人取稱史學中詩成甚可笑

又曰賈島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爲尤五言詩貴爲清絕有新艱陽不能過者其何多是深思靜會得之

閬仙有精思而無快筆往往意工于詞而好用倒句又是一病　效賈體者多專意中聯忽畧首尾故人都少之　紀事謂閬仙變格入僻以矯元白愚謂元白之鄙已自諱之亦何足矯當矯者鄙俚率直也賈古詩此病亦多郊與島瘦元輕白俗病總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閬仙有囚首垢面之狀好色而淫怨誹而亂均傷大雅

又曰姚合之武功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號長生覺何況之豈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味索然矣

密曰詩須有意而意猶不足以盡詩姚顧同是有入詩
意又同而相去甚遠詞爲之也
又曰秘書與閒仙善求效其體古詩氣格近之而無其
酸近體如酒熟聽琴酌詩成倒樹題過門無馬跡滿宅
是蟬聲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弄日鶯狂語迎風蝶
倒飛皆甚新聲爲宋人所尊
又曰朱慶餘不解古詩近體惟工絶句如公子行別從
結客冶遊時忘却紅樓日暮期醉上黃金堤上去馬鞭
梢斷綠楊絲末句應次句爲匆匆歸對類上添毛

又曰周賀詩清刻憫不脫僧氣竟老樵與其子碣詩格俱卑碣尤力弱

又曰張祜宮體諸詩皆淺淡惟金山寺詩自以為敵綦毋潛靈隱寺禪院詩余謂可敵王灣北固詩

又曰杜牧詩惟絕句最多風調餘不能然杜秋詩至我非過金陵聞之為欷歔詩意已足以後引夏姬西子等則十紙難竟又有指何為而捉等是甚雅人深致不及琵琶行多矣其七言律亦極有佳致　李羣玉依小詩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豔亭亭對夕陽高標獨入山詩

殊謬當仍原集作排律耳詩品品彙皆作素手余意其
不切擬本集作柔艷艷字頗不高而穩文山在晚唐不
染輕靡纖濃之習五古有素風少陵拔其子淵李不爲
亦不能也

又曰飛卿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淹遠能尖新而不能雅
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其警慧處殊不易得顧華玉極
口詆之如学雕之女使之負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
質枯遠而實近然亦秀色可餐應對之才不必責之以
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寔自動人溫之與李五

有高下飛卿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極力描寫莽莽不及義山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而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不及飛卿從主荒淫有曉鴉飛來只隔西江水之含蓄蓄謂義山詩思深而大溫斷不及而溫之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爲起微波寧不淡遠大抵古人難以一語斷盡

又曰飛卿了戀巢不得杏花詩流傳人口皆香風起夜村自雨休朝殊有鳳毛溫發第後許文用曰蛾眉先妒則妃嬪夫因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此詩恐

慨人猶李米開有賢子翁曰樂天極愛義山詩謂之曰吾死當爲爾子義山因名其子爲白老然無樂天一字也觀此可知張承吉事成于氣激固憐于才者也余每讀明妃李廣句必爲泣下敘述感動千載後人知將門有將矣顧東樵烟有佳句功力不深自招盤辟故訕飛卿毀人可以自成爲李壯也易矣

又曰義山綺才艷骨作古詩乃學少陵頗能質朴而終有鏡好豔空舞孤鸞燕說飛笲詩韓碑詩亦甚肯難得石鼓歌氣概遒韻更勝之翁曰少陵詩是義山根本得

力處敘甘露之變二長韻律及杜工部蜀中離席可驗此意惟王介甫知之將有病義山詩骨弱者故作辣硬詩以解之直狡獪變化耳

又曰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又曰劉滄極有高調終卷無敗羣者但精神處亦少

又曰詩不足者須理有餘大拙不琢非率直也徐詩直是粗硬

又曰馬戴與賈島姚合同時而敘于晚唐猶錢劉之於中唐也其詩惟寫景爲工征婦嘆最妙人不知也

又曰項斯詩亦甚可喜其來高閣行時水將白衣賞把劍行宋人選之號折句法蹶剌枘鑿紛然耳

又曰劉駕詩多直而寫上詔殘芒衍誠爲傑作寄遠詩亦工桑婦詩不惟妙于摹擬更得性情之正而諸選不之及

又曰喻鳧效閬仙人稱賈喻唐人所推之鶴洲遊釣隱紫閣貧僧期宋人所推之木落山城出湖生海樹硯和靖霜凍殘對戶雲飛今皆不見集中則知散失者多矣

又曰晚唐人詩余最喜于濆曹鄴劉駕鍾譚詩歸於濆詩不收一篇何也其擬古曰國色久在窮良媒亦生疑擬塞下曲曰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戍客向情日歸波汨羅水迴君忠孝腸古賢血日無依今屈洲似髮無力千斤手腓腿鳳凰釵一隻高樓灣下亂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作生中國此數篇俱肺臟之振

又曰詠物詩雖不嫌雕刻亦須以雅致為佳如鄭鳧之茶烟閒弄雪鶴跡上潭冰劉得仁之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乃可如許棠之聽蟬猿狖寒獄跑蹴冰濺

字不雅訓棠以洞庭詩得名數篇之外皆枯寂無味
又曰李洞造語之精如掃石月盈帚濾泉花滿篩古柏
行之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峰秋日之片雲穿塔過孤
磬入城飛衎道院之墜果敲棋死高磬映鶴身送行鄉
僧之毳衣沾雨頂棕笠看山歎送鄭光業之龍翻聽說險倍
向瀑泉發叢看鳥穿仙掌指間飛穿天心出月脇而成
者也其終南詩之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縮數千里
于月前
又曰無可詩如秋澗流泉波瀾不興亦自清冷可與如

磬寒徹殘星雲白已終街絡交高頂草露隨下山燈夜雨吟殘燭秋城憶遊山不在恥兩典又盡開門落葉深之下

又曰三羅並稱虬詩無傳比紅兒不足觀其人謂隱才雄而躁鄴才精而致鄴七言律詩亦中伐惟絕句工妙如長安春雨云半夜五侯池館裏美人驚起爲花愁關一寶山至今猶爲人盜用

又曰羅隱枝敵不識溫李詩精粗懸絕句尤拙而設隨類宋人亦有佳句但不能首尾渾脫　隱不得志下

樂場故弄作侘傺之言如擕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瀰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激昂悲壯稱謂隱之風從北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兆終身困頓者不知其悲妙岸章詩云生處豈容依玉砌幾時還許上金尊說甚我歌苦情尤悲在次句其一年兩度

錦城遊稿亦不易多得

又曰隱語于使事投錢鏐詩云蹤車頓後將力再火井窺來焰始浮真爲伯樂望以孔明一臣席寵不止感恩而已稱謝鏐稱臣于梁隱諫曰大王擁江海之國人共

奈我何縱不能興復王室何必交僭非賊戮忠賢不得志于唐自必悵憾因此甚惡之則附謀非仰商之詩人也

又曰讀皮日休松陵集詩不為佳于箕裘外高韻可欽由神明襟度勝耳一從非祿人幾何既以給其他之尚流文沾他郡之賢者讀其宏規諸篇使人神往嘆美詩序或多攻擊告諫落有古意集中詩多求調吳體尤可惜四聲疊韻離合迴文俱無取語惡之以其人以其文

又曰談能詩雖不惡原無當于高流至若詩我當
袞袞白髮催人故故生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
日閒已是宋人惡道而詩輕太白功游武侯何無忌憚
翁曰余初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是唐
豎雖扶侮入仕路宜後見此種甚多信爲戒人
又曰李中詩雖淺而有閒游之致　林寬詩眞派也其
少年行云漲塵衡雪法乘勝賢盛遊亦佳　又有鄭鏦
邯鄲俠少年行云夜渡濁河津衣中劍滿身兵符劫晉
鄙匕首刺秦人報士非無膽而堂念有亂非務泰吉道

來往大梁城道得來二句其人可知惜不見其集　曹松亦賈派其天涯無際海雲白人歸等類條雖定島餘刀易依山刻韻尤精其集皆以己亥歲首稿為冠　方干寒食詩最能寫得山林出色　張喬張祜張蠙皆有人情之句寄之兄弟江南身樂北雁飛猶自不乍除夜來困得思鄉夢話讀前秋興海詩蝶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消息除夜之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是類詩不得概以為晚唐律詩一氣斡旋有如口談得張水部之探病如佗開寒雨玄閒

夜不得鄉夢又到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殘蹄已合悲皆本色語之佳者春夕一絕自不待言張籍亦有一氣貫串之妙尤能作景語如華山之樹黏背窗合嶺夾白雲濃題鄭侍御別業之雲霞朝入鏡猿鳥夜窺燈送許棠之夜火山頭寺春江樹杪船皆佳而有景終年住無機是處閑又真率而妙　李昌符寫景最刻畫無煞遊之態如樹影偏樓草冰堅路在河忽斷鄉樹出漸識路人多又破月衝高樹流星拂曉虹數家分小逕一水滅平蕪敘景如在目前

又曰鄭谷詩以淺切而妙如酒醒孫御花陰轉漸起漁郡鷺跡多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幾窗日燬添幽夢光野風濤散酒酣村逕好處娥風使酒到醒時覺夜寒如此者多終傷淺弱絕句是一名家　秦韜玉詩無足言獨貧女怨之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爲古今口實

又曰紀事品彙並兆劉兆兼詩不高而有逸致如遊攝小飲風蹬艇月榭高吟水壓天自攜獨飄山雨霑紅溼全謝鏡心花春怨尤佳結云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才

到成棘棘可爲樊致襲駿乘

又曰楚莊詩飄逸尤饒豪華之景嘗再幸梁汴云輿殿玉龍樂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腸邊將之手招都護新降虜身着文繡賜衣甚爲激賞

又曰詩最不宜强所不能異融近體亦有情致至作長歌大都可笑

李咸用樂府有羊質虎皮之恨古調古詩可茨没哉

杜荀鶴在晚唐爲至陋不成人語而鍾氏所錄不惟者朴高樵說似有道者之言而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千古透論其集中佳句如一溪煙色收新雨樹斜陽鳥傍人秋登嶽寺雲隨步夜宴江樓月滿身夾雨漸歇叢菊幽晚風時動小松陰甚佳但只一聯又鄙俚者太不堪

又曰詩至晚唐而壞極何待宋人大都綺靡則無骨鄭谷李建勳李甚朴澀則少味李嶠許棠尤無取焉甚則粗鄙陋劣則有杜荀鶴僧貫休其人焉貫休怪誕尤甚歌有云忽如鄂公喝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著棗木槊又何異諧詞平話耶又曰從他人笑從他笑地獄天翻

也只究竟不可醜李建勳詩格最弱而情致迷離亦能動人如詠牡丹詩全無骨氣却有倚門流目之態輕佻者亦喜之春雪云全移暖律何方去似誤新鶯昨日來梅花寄所親曰雲鬟白沾飄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皆纖冶能悅人目惟迎神一篇不愧名家張司業之耳孫高季迪之鼻祖也胡曾詠史詩淺直可厭而才調集所載有可觀者安定集中當更有好詩惜未之見

又曰楊升菴謂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

一串帶過後聯謂之腹聯極其用工最忌使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深刻思之故曰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其于詩也疏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不讀古而苦吟撚斷數莖鬚何益余謂用修以此論空疎之病則可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後人得失亦有別

張王言情詩多平易賈孫寫景尚務雕鏤文昌佳處在樂府歌行委婉諷諭捨之而摹其淺近者固爲小劣閬仙古詩雖氣格不厚而多酸陋五言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有出藍之美而派中有棘枳不善

學之亦不可概輕之

又曰賈詩寫眼前事亦出于杜但少陵不專一體亦有使事及言情者

又曰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只淵明一人而王無功得其彷彿

又曰詩與樂通聲音宜康直忌粗厲雅音不獨斥淫哇於去噍殺也吳少微富嘉謨力矯頹靡而張說比之叢雲鬱與震雷俱發起靡之功獨歸之陳正字

又曰唐無李杜便當首推摩詰秋水芙蓉倚風自笑不

足盡之庶幾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耳

又評孟浩然曰詩忌剛孟獨靜詩忌板孟最閒然律詩有一篇如一句者又有有上句即有下句者稍涉于膩乃知有所避即有所犯　孟詩極平淡之句當戒

又曰王江寧錢塘江上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敢出今日公然來浣紗直以西施與之借吳王作波妙甚稱謂此種詩思宋人已絕

圍爐詩話卷之四

韻語陽秋云太白樂府于綱常三致意焉君道曲恐君臣之義不篤也東海勇婦恐父子之義不篤也上留田恐兄弟之義不篤也箜篌謠恐朋友之義不篤也雙燕離篇恐夫婦之義不篤也攷其行事友人路亡爲之櫬遂又收其骨送蕭十一之魯拳拳于稚子伯禽于諸弟各贈以詩致雍穆之情則父子朋友兄弟皆庶幾矣惟是從永王璘合于劉又合于魯娶于宋又擕金陵之妓則君臣夫婦爲有間焉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言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予謂宋人不知比興不獨三百篇卽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爲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飲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爲賊而誠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爲人乎宋人惟知有賦子說紈袴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

之詩蒙數耳

元微之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所獨專古來詩人未有如子美者李杜並稱觀李之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歲氣邁而風調清屬對排工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窺其藩籬況堂奧乎

碧溪詩話云子美四韻詩及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

字不閒故也他人長篇殊無可讀所謂一人滿天下三人滿一隅余謂詩有意故字不閒

三山語錄說子美登慈恩寺塔云謂是譏天寶時事也山忽破碎言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言賢不肖混雜也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言京師與天下俱無綱紀也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思明君而不可得也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邱刺酒色也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言曲江輩之去位也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言小人之素餐也不如此解則詩與題全不相關矣樂天海圖

竹坡言李訓鄭注之誅宦官與子美同意

黃常明說子美古柏行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邱山重為難進易退非招不往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為先器識後文藝與此篇者異

又云杜詩之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芒刺在我眼焉能待時秋憎邪嫉惡思將主宰也又觀打魚之設網提綱萬魚急刺聚斂也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刺巧宦剝民也

又云子美用經語如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別入一字如

天風尊嚴典神功協禹謨刪川外金箏玉春及玉堀游
鱣鮪發發祭莊鹿呦呦皆渾成嚴重
山谷少時誤以薛能之詩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
故生爲杜詩孫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山谷因此而知杜
詩高雅大體山谷謂謝師厚之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
兒女拜燈前絕似老杜余謂謝勝于薛矣若出于美當
更雅亘然學杜詩者至此極矣更欲進步須是從有文
專志于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
錢[illegible][illegible]云黃魯直學杜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後戒

勝除波綺迴而擬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劉辰翁評其不識杜之大家數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點綴其尖新僻冷單詞隻字

子瞻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論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變風變雅爲䂓詩之正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情止乎忠孝其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首推子美豈非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秦少遊云蘇李高妙曹劉豪逸阮陶冲澹謝鮑峻潔徐

庾藻瓶子美兼有之

蘇黃得云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細雨著水面為漚魚浮而淰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微不能勝猛風惟微風則行韻頗之致金似未嘗用力所以不礙氣格悅唐人為之則有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粉柳織金梭矣

詩以一字為工人皆知之如杜詩之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二字而吞吐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言外入力不可及

隱居詩話云夏竦評子美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

壺端意主肅宗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憲
宗在儲時作也
神禹身爲度聲爲律天生是人平九州之水土以安措
萬古生民其所作爲如鑿三峽開龍門驅龍役鬼以成
之非人力所及子美之詩無問莊語放言莫不成文成
象豈非身爲度聲爲律乎其上掩風騷下薄徐庾高出
一時曠絕百代豈非驅龍役鬼鑿三峽開龍門乎天生
神禹以立三才天生子美以主詩道皆非人力之所能
至神禹之功千諸聖人中未見有二子美之詩雖如太

白猶不及焉蓋太白詩如廣瀰瑤圃世外高人非有關于生民之大者也

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子美于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置之聖門必在閔損有若閒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詩發其胸臆有德者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于詩道中復古者也余嘗置杜詩于六經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輕學非子美之人但學其詩學得宛然不過優孟衣冠而已元微之極推重杜詩而自不學杜先得我心知彼知己者決不妄動

杜詩云扁舟老空去無補聖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又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登台鼎臨危莫愛身又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于君父之倫畧舉數言心術可見而弟兄朋友黎庶之愛愛不可勝舉不置之六經中何處可置竊謂朝廷當特設一科問以杜詩意義于孔孟之道有益

從來李杜並稱至此不能無軒輊

杜詩是非不謬于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

紀事如清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嬌迎雜佩皆詩史也詩可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

子美閒詩曰捲簾惟白水隱几即青山聯中無閒閒在篇中讀其通篇覺此二句亦閒宋明則通篇說閒矣

唐人謂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今看右丞詩甚佳而有邊幅子美浩然如海

子美羣山萬壑赴荊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折之致溫飛卿過陳琳墓詩亦委婉曲折道盡心事而

無浩然之氣是晚不及盛之大節字句其小者也

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且息機十四字中有六層意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有八層意詩之難處在深厚更難于深子建詩高處亦在厚

孤雁詩鮑照云更無聲接續惟有影相隨切題而滋味短矣子美云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力量自殊

子美之詩多發于人倫日用間所以日新又新讀之不厭太白飲酒學仙讀數十篇倦矣

謂杜集粗語褻語有之曾無鄙廓語

學杜詩者宜全集俱讀勿止守七律學其七律者宜讀

詩盐識勿止守三峽樓臺淹日月萬里悲秋長作客

秋興首篇之前四句敘時與景之蕭森也淚落于叢菊

心繫于歸舟不能安處夔州必爲無賢地主也結不過

在秋景上說覺得淋漓悲感驚心動魄通篇章法之妙

也

子美在夔非是一日次篇乃滯暮作詩之情況如此首聯

經崔段等兵事變亦不免騷動故曰孤城又以從遊而

故曰藩詩懷可知依南斗而望京華者身雖遜逐凉而未嘗一念忘國家之治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與范希文同一筆相心事也猿聲下淚昔于書卷見之今處此境誠有然者故曰實下浮槎猶上天已不得還京故曰孤臨離昔年之趨省而獨卧山樓寂寞之地故曰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日斜吟詩詩成而月已在藤蘿蘆荻只以境結而情在其中

第三節乃晨興獨坐山樓望江上之偶景故起語云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信宿漁人還泛泛言漁人日日泛江則已亦日日坐于江樓無聊甚也清秋燕子故飛飛言秋將燕可南去而飛飛于江上似乎有意者然子美此將有南遊衡湘之意矣匡衡抗疏功名薄謂昔救房琯次律而罷黜也劉向傳經心事違言己之文學傳自其祖審言將以致君澤民今不可得也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既無賢地主又無在朝庶幾交之故人夔州之不可留也決矣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悲世即悲身也第

三首猶貴鑒前學故交此則局面更不同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則用一番人更無可望也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北邊能振國威西戎不至羽書稀至宜浩京都安靜有可還君之理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魚龍川在閣中秋江謂夔江欲還京則無人援引欲留夔則人情冷落去住俱難求句貴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李林甫一疏賀野無遺才而使賢士淪落至此元宗末年政事其不亡者幸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此詩前四句言元宗時長安之繁華也第五六句敘肅宗時扈從還京官左拾遺作春宿左省晚出左掖送人南海勒碑端午賜衣和賈至早朝宣政殿退朝紫宸殿退朝題省中壁諸詩之時故言宮扇開而得見聖顏也一臥滄江驚歲晚言今日已衰老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回想也歸也點去聲義同玷字謙詞也此詩何以字意全在上句臥字中

在他人爲熱中在子美則不忘君也　凡讀唐人詩在篇須看通篇意有數篇者須合看諸篇意然後作解庶幾可得作者之意不可執一二句一二字輒立論也秋興八首皆是追昔傷今絕無譏刺且兩代時干戈擾攘日不暇給何嘗有學仙之學術昔詩之王世懋比楊如此八首中絕無此意宋人詩話謂此詩首句言天子次句譏學仙次聯感首句第三聯感次句名爲一字貫串格其胸中無史書將事固非所貴猶不可于八首中逼求作者之意乎唐人詩被宋人一說便壞真如之何

此詩前六句皆是興結以賦出正意與吹簫篇同體不可以起承轉合之法求之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言兩地絕遠而秋氣是同不忘魏闕也故即叙長安事而曰花萼夾城通御氣言此二地是聖躬所常遊幸而又曰芙蓉小苑入邊愁則輒出兵亂矣又曰珠簾繡柱不圍人而圍黃鵠錦纜牙檣無人跡而起白鷗則荒涼之極也然以可憐又嘆關中自秦漢至唐皆為帝都而今乃至于此也

漢鑿昆明池武帝遊幸之盛事猶可想見今則織女

孫已瘁夜月石鯨鱗甲惟動秋風菰蒲沈沒蓮房墜露
荒涼之極至于關塞極天非夷狄即叛臣一家漂蕩于
亂世可悲孰甚焉
昆吾御宿三聯皆叙昔之繁盛必元宗時事肅宗草草
無此事也綵筆句追言壯年獻賦及天寶六載就試尚
書省并試牧房琯事也獻賦不得成名就試乃為林甫
所抑奔迸賊中萬死一生以至行在僅得一官又以房
琯事被斥忍飢餓以人倚幸得嚴武以交友親待而
武不久以死子居夔門進退維谷北曰白頭吟望苦低

亟干戈下思之猶爲痛哭　若宋人作此八首詩旨必晦從知音不須解釋而看過即無囘味　此詩及義山之無題飛卿之過陳琳墓醉公之落花諸篇皆是一生身心苦事在其中作者不好明說讀者不能所解　子美秋興人不當知知之者無狀　第四首金鼓振羽書遲似昇平可望矣而第六篇言圍黃鵠殺子無人第七篇更甚何其不倫也此必有故當更求之或振是譌之訛遲是馳之訛乎　昔年文采動天子今日飢寒趨道旁是群筆何之注脚

子美只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淸平調豈守行樂諸詩

杜詩無可學之理詩入久道化成則出語有近之者如韋左司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義山之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王介甫之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是也亦有天除名世匠心出語近之者如范文正公之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寸心如春草思與天下共王伯安之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是也詩入字句出趣全不相干李詩亦然

免杜詩好處極難入頭入得有益于已免杜詩不好處極易免得于已將無所益近世有人塗抹杜詩宋末行世自謂高識真無見于杜也試其自作與合塗抹杜詩

潘定遠曰東坡謂詩至子美爲一變然大歷間李杜詩格未行元和長慶始變此與文字之大關也然當時以和稍長爲元和體但言時代則韓孟劉柳左司長吉義山皆詩人之赫赫者也

又曰太白雖奇而語多本于古人子美直用當時語而古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也

又曰古來善讀齊梁詩莫如子美瑕瑜不掩餘人望影子語耳

又曰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子美却得其縱橫處

又曰千古詩人惟子美可配陳思王

又曰或問老杜學何人而致此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于地識大識小各有其人子美焉不學而未有常師也

又曰胡孝轅學問所自不出李于鱗詩刪而是非老杜失彪儀校水經注直據俗本二公皆有重名而紕繆如此何況餘人

賀黄公云不讀全唐詩不見盛唐之妙不遍讀盛唐諸公詩不見李杜之妙也

又云杜詩惟七言古始終多奇不可收拾五言律亦前後相稱五古之妙雖至老不衰然其尤精者如玉華宮羌村北征義鶻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佳人夢李白前後出塞俱在未入蜀時後雖有爲憤早發數章奇亦不減終不多得餘但平雅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如前惟七言律則失官流徙之後日益精密在蜀時猶僅風流瀟洒夔州後更沈雄溫麗如詠懷古蹟

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語簡意盡明化之二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生前寥落死後淒涼一一作自言戎馬之害則非日王無窮荒地平時金盤出入閭閻冕則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咏句為之一生自微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耕成慨則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真一代冠冕

又門脫卻上堂曰數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有要時

之心具濟時之識者也

又云毛詩出車采薇杕杜三篇一氣貫串章斷意聯妙有次第千載後得其遺意者惟少陵出塞數詩節節相生必不可刪後出塞五章亦有次第不可刪　喬曰黃公可謂知詩者矣文長不能全載具在載酒園詩話中不可不讀

姜堯章云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奚爲此語甚善

又云人之所易言我寡言之人之所難言我易言之自

不俗

又云花必用柳對鶯是兒曹語然不工亦是病

又云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須開闔乃妙

又云句中無剩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可有餘味篇有餘意斯盡善

禪人之于公案有所悟入而後有語話分不然自心與教義俱無所用詩須于唐詩有所悟入而後可作詩不然自作則爲宋人學唐則爲宏嘉人

鈔詩與作詩用心各別鈔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

何句乃如何措詞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亂而後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帚掃却空臆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後成篇定有可觀若讀時心不能細入作時隨手即成必為宋明人所困

人不能苦思力索以自發心光而惟初盛之摹造句必有胸色聲氣飲狂泉者以為宛似古人却不知宛似處正是胸色聲氣由其不尋詩意于我身心有關者否故不覺耳學十九首以至學溫李皆然

凡偶然得句自必佳絕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必淺近第二層猶未甚佳深之而冥冥搜思方有出人意外之語更進不已將至焚郊坐禪身矣

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故唐詩平易似第一層心思所成而晚唐句澁不及盛不能測其故也

人若將此係念于詩而不肯輕易造句得句亦不輕易成篇其詩縱不如唐必有精彩能自立若平日心不在詩遇題即作縱有美才詩必淺陋

詩而從頭做起大抵平常得句成篇者乃佳得句卽有意便須布局有好句而無局亦不成詩

得句而難成篇時最是進退之關不可草草完事草草便成潦筆矣興會不屬寧且已之而意中常有未完事偶然感觸大有元想奇句

學業之能自立先須有志則能入正門後須有識則不惑于第二流之說人自有其心思工力爲大爲小各有成就無志無識永爲人奴而反自以爲大家爲復古

學業須從苦心學力而得時天資而乏學力自必無成

縱有學力而識不高遠亦不能見古人用心處也楊大年十二歲御試二詩二賦頃刻而成後來詩學義山惟咏漢武帝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住長安稍有氣分其西崑詩全落死句未能發舒萬一文章不脫五代陋習以視歐蘇真天淵矣非學不贍識卑近也識爲目學爲足有目無足如老而策杖不失爲明眼人有足無目則爲瞽者之行道也今日作詩于宋明瞎話留一絲在胸中縱讀書萬卷只成有足無目之人

問曰先生詠斥僞杜詩贈盛唐何不自爲眞者乎答曰非子美之人不敢爲子美之詩七百年來唯范希文王伯安匠心出語有子美氣分陳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其人詩無關也且二李將盛唐弄壞學者未得入盛唐先似二李大可畏人鄙人豈有遠志但欲不爲人奴身得自由而已

問曰獻吉風節可觀又何以學杜而反壞答曰彼皆從心而出何患不成一家之詩病却在學杜長於擬杜故不成詩耳

問曰學中唐者寧幾免人奴之誚答曰學盛唐詩乃天經地義安得有過過在不求其意與法而倣效皮毛苟如是以學中唐亦人奴也余謂盛唐詩學則學之者恐入于重濁又爲二李所壞落筆先似二李中唐詩清淸則學之者易近於新穎故謂人當于此入門也總之古人詩文如乳母然孩提時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賴之學識既成自能拾去宏疏之詩如一生在乳母懷抱中竟不成人故足賤也誰于少時無乳母耶長吉義山初時亦曾學杜旣自成立如黑白之相去此無他能用自

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
學古則奪心騁心則遠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問曰先生何不自選一編爲唐人吐氣答曰不能也唐人作詩之意不在題中且有不在詩中者甚難測識必也盡見其意而後可定去取自揣何所知識而敢去取全唐乎唐人詩須讀其全集而後知其境遇學問心術唐人選唐詩猶不失血脈元人所選已不能起人意于鱗選之惟取似于鱗者鍾譚選之惟取似鍾譚者並汗

唐人而已余資性愚下年將四十方見唐人與比之意能讀義山致堯之詩至于李杜迄今未了何以去取若不求其意而以詞爲去取則選者多矣何取余之一選哉

宋元人詩只說意味然殺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人賓主轉換等法少有全篇張文敏公獨賞其皆選今人詩去取精嚴不敢出以示人徒自賞耳

問曰嘗有七八十歲老人僅能讀義山致堯詩之理蓋自貶以話人耳答曰如直有感詩則知不佞于義山猶

未能讀也何言自貶以詬人耶

唐人選唐詩已出自所行一路何況元人明則更甚濟南竟陵如將宣爐鎔化傾入神仙廟模子中

詩壞于明明詩又壞于應酬朋友為五倫之一既為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真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而流失爲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贈別詩未必是蓋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爲事唐人專心于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爲應酬而

學詩學成亦不過爲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適矣

人之工于諧世者耳目口鼻俱非已有乃得事事成就人人歡喜詩文何足道哉而又附會斯文不得不于北著脚于蘇之詩元美之文易學而便用足矣李杜歐蘇不亦無謂矣乎

七律齊整諧和長短適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初唐用以應酬亦是大人事也

子美七律甚多却無篇不出中絕無應酬人事之作今之學杜者盡一齊諸

劉長卿送陸澧贈別嚴士元送耿拾遺別薛柳二員外諸詩絕無套語

明人應酬能四面周旋一處不漏乃其長技卻從嚴維送崔兼寄薛詩來其詩云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肯告勞讚崔兼及相府也冰水近開魚浦出雪雲初捲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泛敘景物全似明人套語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惟有范功曹極薛綰及于崔一處不漏三人得之未有不喜者而詩道壞矣以視其御溝森水毀花樓[illegible]陽進有不毀之[illegible]

淮南大小山明縣令云和風動柳千巒曉渚露沾花一
縣春贈郡守云雙旌每導隨車雨五馬常嘶擁劍風送
遊人之官云樂能除俗稅汴漢分虎成桃抵晉河送臨
遊云春江風動千般雪滄海波凝滇底霜送入蜀者云
出峽建瓴下甲水上灘卓劍萬重關送入滇者云屬棠
將師迎金馬百穀侯王出碧雞送河使云積石西來萬
里雪逆河東去九條波投獻云昔曉門下三千客今逐
發中十九人鄉關貴云越山平到湖湘水靜無涯又云
棘裁金作葉桃剪玉爲花贈閩撫云春光山直上晴色

海平鋪贈閩瀦司云閑遊心常望天高乎白捫暗用學
使其云家傳田氏易席有孔門珍贈閩臬云愛書常硯
紙史遊祇流涇又云動人風自靜潤物雨皆霖贈再任
巡撫省云門開千里哉屏設兩州闊贈嶺令云北過巴
字水南波石門鎖送兵備關使云人開冊一絕兵食
計靠資送嶺南縣令云殊人常値宿路將街排衙又云
邏人長樂雨霧物未央風朝拟學使云家叔太史傳人
瘦子野才贈湖廣學使云隋務楚人咏珠玉使君心送
縣令云大河九曲潤秀嶽崧雨際送浦城趙令云江花

道人發迢遞自邊城將入洛行云黃河移舊影何折斷
新愁端將樂令云問道龍川險今來似掌平水何知改
移山亦見人猶余四十作三作恆山遊谷前兩度代筆
詩斂烟拭硯隨遊此乃同寓友人爲磨洗拾作一遍
祭命之名余愧謝曰朝飢方劇何暇擇言自可謂之乞
食草耳今看此中語句何偶宏孫卽李前歲鐫之應酬
詩去人不遠而黃河移舊影砧作動折愁極似山中之
語今不知瞷者何人何以是我詩也餘可知矣凡贈契
友俗作移之汎交卽應酬詩

余自代宗而微四大家受病之故為彼之仕途泛交與余不識面之貴人何異彼過數試曾別學淨不論有暇無暇須與之一詩與余之病係因無花無情緒時忽然求詩何異彼之無情而強為之遊又欲以遊戲不得不依樣造句與余之昧心裝病而過他人何異彼向淵鑑綿約排宛然唐人與余所樂乞食草中之無窮思邪設淵恐既以餘收之語何異所不同者余以秋根自命彼以盛唐大家自許耳然余乞食詩贊得少時十年沈浸共溝之力

鍾譚派于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為不祧之祖何也彼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階段前人如今日之抄襲時文便為士林中滯貨故也明之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焉詩其餘氣為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情今世以詩作天壽官祿尚書台則發祿之劑定不免

用二李套句然當如服牛乘馬雞司晨狗守戶而已其不可謂之詩猶牛馬雞狗之身不可以爲己身也蓋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錄且寫在白綾金箋上亦能炫俗眼但不可留稿入若積至五六首必嘔噦也然當用臥病山中生桂樹不可用大漠清秋迷隴樹

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王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澧李益之送

對校書幾首請拜以爲五十六字之師